



金水河夕照

□孙成岗 文图

近日,随着引黄入洛工程试通水成功,沉寂多年的金水河又引起人们的关注。

金水河是涧河的一条支流,在红山办事处的低洼处汇集成一处不大的水面。早年,人们利用这处洼地建了一个简易蓄洪水库,后来由于水量减少,水库几近干涸,人们几乎忘了这里曾是一片泽国。

金水河有个美丽的传说。相传,一个老人开了一家小饭铺,虽然日子不太富裕,但他常常济困救贫。山泉神感念老者的古道热肠,每年当老汉到山上的泉眼取水时就送其一个金锭。老人不敢独占,依旧用它济贫救困。一个好吃懒做的后生觊觎老人的财产,执意当了老人的养子。老人临终前,把泉眼取金的秘密告诉了那个后生,后生来年到泉眼边果然得到一个金锭。贪婪的后生并不满足,取来铁锹对着泉眼猛挖,结果泉水喷涌而出,转瞬流成一条河,把后生冲得无影无踪。后人就把这条与黄金有渊源的河称为金水河,并用这个民间传说告诫后辈不可贪婪。

不知何时,这个传说渐渐淡出人们的记忆。随着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的建设,这个几乎被遗忘的水库又以崭新的姿态进入公众的视野。

国家在兴修小浪底水库的时候,就对小浪底南岸灌区进行了规划,早在1998年就投资1.26亿元启动南岸灌区渠首工程。用了近四年的时间,在南岸灌区修建了一个引水口,以便小浪底水利工程能够惠泽南岸人民。

洛阳此时也提出了引

黄入洛的宏大规划,计划开凿一条长20公里穿越邙山的引水隧洞,使黄河之水从小浪底引水口流入金水河水库,再由水库流至市区,让黄河之水在洛阳城内迂回流淌,碧波荡漾,最后再经洛河回黄河。

金水河水库无疑是黄河之水进入城区的中转站。2008年至2009年,洛阳投资上千万对金水河水库堤坝进行了加固,使这个杂草丛生的水库焕发生机。

2009年10月,南岸灌区自流总干渠即引黄入洛工程开始进场施工。经过几年的努力,2015年12月16日10时48分,小浪底南岸引水口分水枢纽工程进水总闸开启,黄河水磅礴而出,进入蜿蜒20公里的引黄入洛工程主隧洞,奔腾流入涧河、洛河,引黄入洛工程试通水获得成功。据了解,引黄入洛工程可满足9.91万亩耕地灌溉和涧河、灈河、洛河等城市水系的生态用水需求。未来,黄河、洛河、伊河、灈河、涧河五大河流可实现连通,形成五水并流的奇观。

金水河水库的夕照最美。每当夕阳西沉,站在堤坝上俯视水库,就见残阳宛如利箭射向水面,用金黄色的光芒把水面分成两半。每当微风乍起,金色的涟漪左挪右移,宛若碎金。在这充满暖色的水光中,我丝毫没有“夕阳无限好,只是近黄昏”的伤感,没有“夕阳西下,断肠人在天涯”的悲情。

随着引黄入洛工程试通水成功,这样的落日余晖也将遍布市内受此泽被的大小水面,夕阳下的景致将变得更加美丽。

天气一天天冷起来,院子里晒太阳的老人一天天多起来。看他们三三两两窝在门前的椅子上,尽情沐浴着温暖的阳光,我不由得想起《列子·杨朱》篇中“野老献曝”的故事。

在宋国,一个乡野老叟穷得只能靠粗麻衣过冬。冬天,太阳出来了,他到屋外晒太阳,暖洋洋的日光让他感到非常惬意。于是,他对老伴儿说:“负日之暄,人莫知者,以献吾君,将有重赏。”

故事虽然可笑,可细想,乡野老叟欲献于君王的“负日之暄”,包含了一定的养生经验。

唐代诗人白居易非常喜欢冬日负暄这种养生之道,并深得其惠。他在《负冬日》一诗中,以欣喜的心情描绘了在冬天晒太阳的体验:“负暄闭目坐,和气生肌肤。初似饮醇醪,

又如蛰者苏。外融百骸畅,中适一念无。旷然忘所在,心与虚空俱。”朴实中有一种慵懒的意境蕴藏其中,令忙碌中的我们向往不已。白居易能活到74岁,也许与冬日负暄有一定关系吧。

冬季是四季中最寒冷的季节,《黄帝内经》在谈及冬季保健养生时指出“冬三月,此谓闭藏,水冰地坼,无扰乎阳,早卧晚起,必待日光”,即认为冬季人的起居应与太阳的升降同步。

唐代“药王”孙思邈在《千金要方》中有“凡天和暖无风之时,令母将儿子日中嬉戏,数见几日,则令血凝气刚,肌肉牢密,堪耐风寒,不致疾病”之说,也阐述了日光浴对于小儿防治疾病、促进生长发育的重要作用。

冬日暖阳诚可贵。我们应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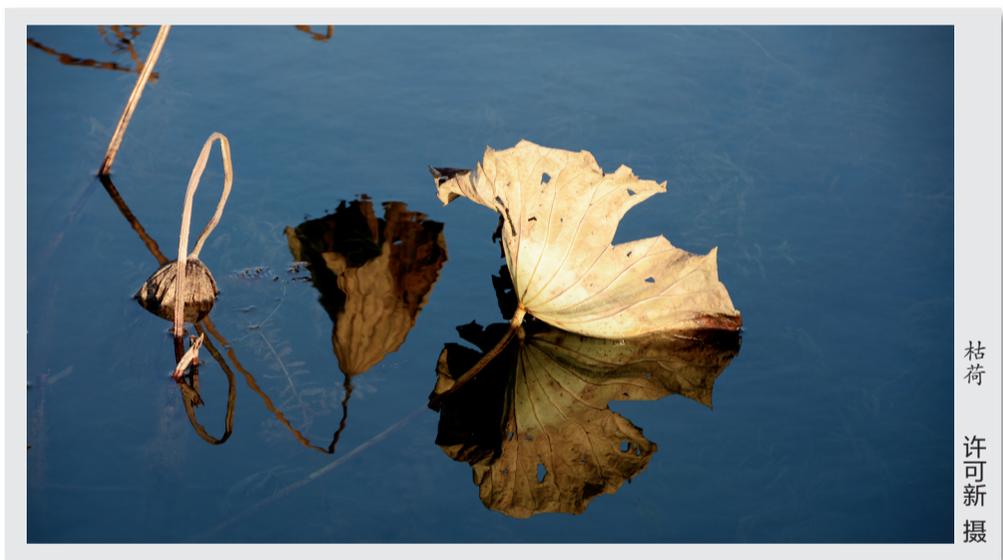
珍惜这难得的冬阳,及时敞开门窗,让阳光入室“做客”,让自己尽情享受日光的温暖。同时,我们也应该趁艳阳高照之时走出户外,适当地晒晒太阳,呼吸清新空气,接受冬阳的洗礼,享受这免费的日光浴。

看,那些负暄而坐的老人,裹着棉衣,怡然自得地在日头下窝着,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;也有的是独自一人默然而坐,脸上的皱纹如阡陌,纵横交错,目光安详,看不到悲喜。人至暮年,删繁就简,不再为功名利禄而劳神。生命短暂易逝,能握住的是当下,是眼前这一刹那的阳光,我们怎能辜负?

喜欢让生活处在这样的状态,平静、慵懒。倘若老去,我愿寻一个村庄,依山临水,负暄而坐,一壶茶,一本书,就这样终老。

冬日负暄

□满娜



枯荷

许可新摄

四季布衣

□王太生

初春,我穿一件棉衣去拜访一个朋友。那时,天气乍暖还寒,棉衣不能贸然脱掉,我穿着它,邀朋友去南山看梅花。

一个人,一年四季,夏天穿薄衫,冬天穿棉衣,冬春、夏秋交替时穿的衣裳厚薄短长,即所谓二八月乱穿衣。穿过的衣裳上有泥渍、汗渍、菜渍,还有人的气味。

《说文解字》里说“上曰衣,下曰裳”,裳是裙,而非裤。衣裳和衣服,一字之差,却有不同意境:衣服雅,衣裳俗;衣服硬,衣裳软;衣服书面,衣裳口语。

如果穿越到古代,你会穿什么衣裳?有一天,我和朋友张哥讨论这个问题。张哥掸掸身上的灰尘,说在古代他会穿一件普通的青衫,骑一头毛驴出行。张哥对老婆可不敢马虎,他要请最好的裁缝做一件百鸟裙,将老婆打扮得雍容华

贵,毕竟从自己还是穷小子起,老婆就跟着他。

人与衣裳,是有感情的。我19岁那年,跟几个朋友去淮安,临行前,我对外婆说要买一件衣裳。外婆手头拮据,便和我商量:“等几天,不行吗?”我说:“不行。”当天,我在小城的百货大楼买了一件新衣裳。

那次淮安行,我穿着那件夹克,在吴承恩故居像猴子一样爬上跳下地留影。返程时,路过汪曾祺的老家,我和一座古塔合影。多年后,那件夹克早不知到哪里去了。弄丢的衣裳,就像走散的亲人,我还会想起它。

记得一件衣裳,有时会想起一件事。有一年冬天,我穿西服坐火车去济南。我和堂妹去城外看黄河,凛冽的寒风中,我觉得很冷。至今想来,这大概是我到现在唯一穿错

的衣裳。

文人都有自己的衣裳符号。张爱玲爱穿旗袍,旗袍衬托着一代才女的优雅和孤傲。民国时期的文人刘文典喜欢穿长衫,长衫宽松而修长,大师出门像个妇人穿裙子一样轻轻走、缓缓行,走路的姿势有些滑稽。

屈原在《涉江》里说:“余幼好此奇服兮,年既老而不衰。”腰间挂着长长的宝剑,头上戴着高高的切云帽,身上佩戴着美玉,高视阔步,对这俗世置之不理。

我喜欢“岁月绵长衣裳薄”“风冷衣裳脆”“身上衣裳口中食”……在这样的词句中,有时光包裹生命的苍凉。

人到中年,衣裳的颜色渐渐收敛,就像一年四季,走过繁华盛世,只剩下这一个人的黑白山水。